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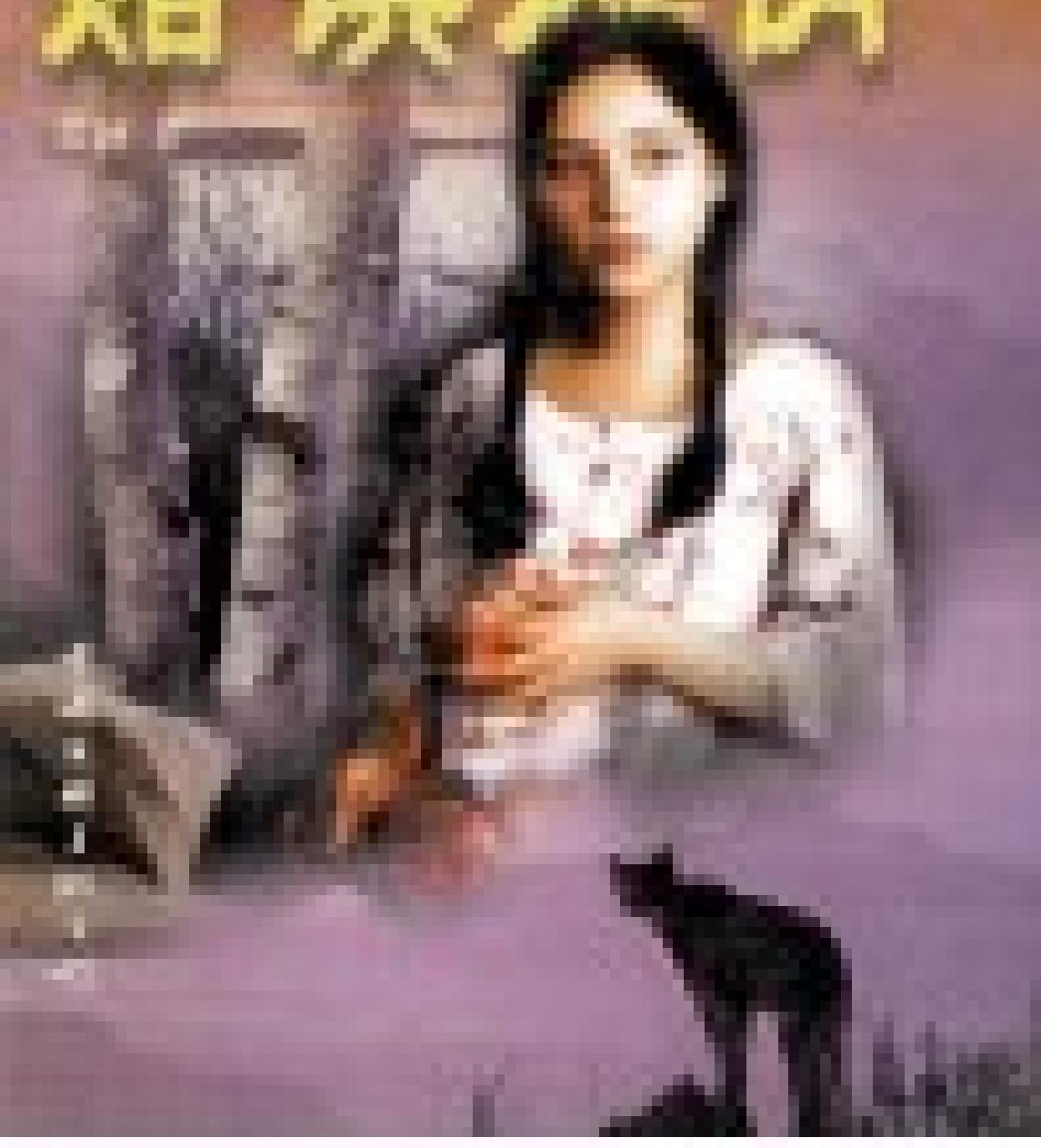
赌镇风情

蓝轲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賭博風情



赌镇风情

蓝轲 著

星中一盏小孤月，是故人一脉。



赌镇风情 赌镇风情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镇风情/蓝辆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7

. 10

ISBN 7—5059—2824—4

I . 赌… II . 蓝… III 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3090 号

书名	赌镇风情
作者	蓝辆
出版社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发行地	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
地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责任编辑	陈福仁
责任校对	伊边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刷	北京经纬印刷厂
开本	850×1168 1/32
字数	249 千字
印张	12.5
插页	2 页
版次	1998 年 1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数	1—6300 册
书号	ISBN 7—5059—2824—4/I · 2107
定价	1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内容提要

沙风镇两大家族因祖辈人在江湖中的一段孽缘，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。为了彻底打败对手，曹二爷处心积虑，精心策化了一套美人计，引诱顺四爷上钩。

为此，顺四爷以身家性命做赌注，曹二爷以爱妾慧莲做赌注，设定赌局，展开了一场激动人心的赌战。最终，顺四爷从曹二爷手中赢得了慧莲。

欲望不断膨胀的背后，是阴谋的恣肆残忍，灵魂不断激荡的下面，是肉体的纵横搏杀。顺四爷的风流倜傥，曹二爷的阴险狡猾，管家富贵的神秘身世，土匪麻刀的慄悍私情，女人间的争风吃醋以及西部世界神秘的场景，旧时代商场的尔虞我诈，昔日赌的贪婪无度，大漠匪帮的神出鬼没，顺曹两家的风流历史耐人寻味。

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，闻所未闻明争暗斗，慧莲背叛了曹二爷，从而使顺曹两家俱伤。最后，曹家大院灭于一场神秘的大火，曹二爷在这场大火中莫名丧生。顺家大院也日渐衰落，最终落入慧莲手中。但是，面对空落、冷清的顺家大院，慧莲孤寂难耐，突然，她听到门外传来一阵神秘的脚步……

目 录

第一章	1
顺四爷娶了一个风骚的女人，他向来风流， 喜好女人，特别是对漂亮的女人，有一种极强的 占有欲。		
第二章	19
慧莲感到很着急，镇子两边的店铺里坐满了 男人，他们一齐向她投来好奇、卑视而又下流的 目光，使她寻不着一个隐蔽之处。		
第三章	39
顺家大院陷入恐慌之中，太太和佣人们躲在 屋里，不敢出声，他们知道，西漠荒原的土匪下 来了。		
第四章	62
顺四爷明查暗访，对自己的身世做了一番追 究，但使他失望同时又高兴的是，他是顺老爷亲		

生的。

第五章 82

富贵看见慧莲远远地望着他，他又一次心里掠过一种嫉妒又甜蜜的情绪。

第六章 104

慧莲深深地意识到，要在顺家大院站稳脚跟，受人尊敬，爬上最高位置，必得规范自己的言行，从一点一滴做起，方可以做到万无一失。

第七章 123

慧莲永远不能忘记四凤的话：“有本事你也生个儿子出来为顺家顶立门户呀！”慧莲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后，增加了一份紧迫感。

第八章 139

曹二爷一向深藏不露，做事谨慎而周密，这次突然在镇上出没，人们不知起于何时，更不知缘于何故。

第九章 157

就在顺四爷神秘兮兮地苦读书的这个冬天，顺家大院的各位太太相安无事，彼此间保持一定

的距离，没有闹出多大的麻烦。

第十章 176

慧莲准备告诉曹二爷一些顺家大院里的事，还有关于顺四爷练绝技的事，因为他最想知道这些。

第十一章 194

麻刀又一次来了，从他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态来看，不久沙风镇必将有一项重大事件发生。

第十二章 212

这女人身材颀长，衣着华贵，她不是别人，正是顺四爷的相好，“彩云楼”的红小姐小童。

第十三章 230

顺四爷是当世西北赌王，打败天下无敌手，可是现在他的名誉受到了侵害，他的地位岌岌可危，对此，他一不做二不休。

第十四章 246

自打小童不辞而别，顺四爷才感到她的存在对他的重要意义，而她走得没有一点声息，给顺四爷留下一腔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。

第十五章 263

水玲环抱着顺四爷，她用自己的行动和形态，向他表达着此刻的强烈期待。。

第十六章 280

慧莲听了顺四爷的话，突然感到欣喜又悲哀，她在顺家大院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如今她得到了，她拥有了。

第十七章 300

慧莲羞愧难当，觉得对不起顺四爷，这么多年来，她虽为顺四爷的人，却一直受曹二爷的指使，做一些不正当、不光彩的事。

第十八章 319

曹二爷对顺家大院这种公开的敌意，是从慧莲的背叛开始的，这种背叛一度使他与顺家相斗失去了信心。

第十九章 336

曹二爷得到了他梦寐以求，为之呕心沥血了一生的赌法，以至几夜都夜不能睡，一个人细心地琢磨，十分投入。

第二十章 355

自打慧莲来到顺家大院，她总感到富贵是一个阴险、卑劣的小人，他和二太太四凤乱搞，以致顺家那唯一的后人满儿是谁的种，谁也说不清楚。

第二十一章 377

正当慧莲心神不安之时，顺满儿走进来，看着她。慧莲从顺满儿身上，看到了顺四爷的影子，还有富贵的影子。

第一 章

顺四爷娶了一个风骚的女人。

这件事像西漠荒原的巨大沙暴，一夜之间弥漫了四方城沙风镇。于是，有关顺四爷和那风骚女人的各种猜测，便不胫而走，在这座古老的镇子上突然传开了，而且越传越邪乎，越传越怪诞，使这件事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，成为这年秋天沙风镇平静生活中激起的第一朵浪花。

一切都是由这件事而开始的。

沙风镇上的人说，顺四爷之所以娶风骚女人，是因为顺四爷有男人病。说白了就是顺四爷裤裆里那玩意儿不中用。虽然他身高马大，体魄强健，但是做为一个男人，顺四爷有病，那方面不行，但顺四爷向来风流，喜好女人。因为嫉妒的原因，顺四爷对女人，特别是漂亮女人，有一种极强的占有欲。而这风骚女人正合了顺四爷的意。顺四爷是被这女人的浪劲所迷惑的。因此顺四爷娶了这个风骚的女人。

如今，这女人不仅名正言顺地归顺四爷所有，而且她还名正言顺地被抬进了顺家大院，成为顺四爷的第四房小老婆。这

女人做顺四爷的小老婆不足为奇,但让沙风镇人不解的是,这女人一来到顺家,便就一步登天,住进了顺家大院的上等院落东厢房。因为沙风镇人知道,东厢房并非一般闺阁。在顺家大院是一种权力和地位的象征,住在这里的人,就意味着将位列顺家各位太太之首,成为顺家第一女人。

人们在吃惊之余,对这件事表示出极大的蔑视。认为顺四爷如此做不仅实在太过份,而且也有背于顺家的规矩。这分明是把顺家其它太太不放在眼里,是遭人唾弃,影响顺四爷声誉的行为。再说这女人虽然长得心疼,天生一副风流模样,但毕竟不是黄花闺女,是个实实在在的二茬货,这一点沙风镇人人皆知。而今,顺四爷是在吃剩饭,他却吃得如此香,以致使他乱了纲常,弄得满城风雨,这使沙风镇人对顺四爷的人品多少产生了些怀疑。

怀疑归怀疑,但一切已成既定事实。

这时,沙风镇的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一件事,那就是这个风骚女人本不属于顺四爷,在她进顺家大院之前,是顺四爷花一袋烟的功夫,从镇南的曹金元曹二爷手里赢来的。

直至多年以后,人们还清晰地记得,顺四爷赢曹二爷的情景。顺家和曹家是沙风镇两大家族,也是数一数二的财东。顺家居镇北,主要经营烟馆、钱庄、当铺等,而曹家居镇南,主要经营窑子、客栈、酒馆等。虽然顺曹两家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,是沙风镇上的体面人家,两大家族一北一南,把持着沙风镇一半以上的生意,但在人们的印象中,顺曹两家似乎从不往来。这种格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,根本没有人知晓。人们只知道

第一章

沙风镇两大财主不和，即老辈人的说法，顺曹两家有世仇，而且积怨越来越深，到了不可调解的地步。究竟因何而形成世仇，这是一个难解的谜，同样也没有人知晓，只是平日里，大家居于一镇，表面上相安无事，各做各的买卖，各过各的日子，倒也不太引人注意，人们也渐渐习以为常了。而如今镇上传出顺四爷和曹二爷对赌的消息，这不啻一声炸雷，使一向平静的小镇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。人们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。

顺四爷和曹二爷对赌一事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好奇和关注，一是因为沙风镇两大财东开赌，这如何来讲，是一件挺刺激的事。二是因为顺四爷。顺四爷曾是名震西北的大赌王。沙风镇老一辈的人都知道，顺四爷在年少的时候，就曾大战南北高手，一路过关斩将，无人与之匹敌，以致众多赌家闻风丧胆，不敢与顺四爷叫板。只是后来，正当顺四爷赌名如日中天，最为辉煌的时候，不知因什么缘故，突然一下子戒赌，洗手不干了。如今，昔日的大赌王在金盆洗手，退隐江湖多年之后，又突然宣布复出，这事肯定非同小可。因此，沙风镇的人十分好奇地关注这一赌事。

开赌日定在腊月八日，正好是农历腊八。定这样一个奇特的日子开赌，是顺四爷和曹二爷共同的心愿。为何要选腊八日开赌，局外人不得而知，这事只有两位当事人明白。这又使这桩赌事蒙上了一层神秘。

赌前的日子，沙风镇的客栈、酒馆、坊间谈论最多的话题，是这一赌事的另一位主要当事人曹二爷。在沙风镇人的印象中，曹二爷向来谨慎小心，是一个守规矩的人。他虽然是商家，

却不刁滑、奸诈。他虽然家财万贯，却并不泼张，仗财欺人。因此，在沙风镇，曹二爷是有着极好的口碑的。曹二爷雅兴俗念不多，他唯一的爱好，就是闲来吸几口大烟，但这不至于使他以卵击石，没事找事，公然站出来，和昔日的大赌王开赌呀！何况曹二爷根本不是顺四爷的对手，他必输无疑，这种结局是铁定了的。

开赌的这一天，这件事达到了高潮。在日头还未正之前，镇子上的人，往来客商，以及西漠荒原的土匪，都集中到了沙风镇镇中的古台前，等着看这一场赌事。一时间，沙风镇的店铺空了，客栈空了，烟馆空了，就连彩云楼也空了。往日这些深居闺阁的妓女，没有生意可做，也偷闲出来，脸上抹着厚厚的脂粉，三五成群地浪笑着到了镇中的古台前，远远站着瞧热闹来了。于是，不多一会儿功夫，沙风镇的人全聚集在了镇中，古台前人头攒动，热闹非凡，气氛也十分紧张。

在场的人们看见，古台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上面还新洒了一层水，显得清洁、爽气。古台的中央摆放了一条硬木长桌，上面覆了一层崭新的红绸，使古台在秋天的天空下，显得红光耀人，分外刺眼。长桌两端，各放一把漆木古式太师椅。椅是好椅，这种椅在沙风镇只有像顺家或曹家这样的富户才拥有。因为椅子不但油光闪亮，而且呈现出一种富贵之气。看到古台上的布置，台下的人明白，到时候顺四爷和曹二爷将各坐一椅，面向而坐，开始这场引人注目的赌事。

正在人们焦急地等待的时候，朱先生朱伯儒从镇南方向走来了。

第一章

朱先生是沙风镇德高望重的人物。这倒不是朱先生年龄最长，辈份最高的缘故。而是因为朱先生是沙风镇唯一的老秀才。熟悉朱先生的人知道，朱先生世居沙风镇，在他年轻时曾饱读诗书，不仅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。虽说数年寒窗最终未能使朱先生金榜题名，光耀祖宗，但他却因知书达理，乐于助人而备受沙风镇人尊敬。

这次腊八赌事，朱先生是理所当然的监赌人。就在朱先生向古台走来的时候，沙风镇老辈开始回忆。当年顺四爷稳坐沙风镇，名震西北时，沙风镇里的每一场赌事，都是由朱先生当监赌人的。因为朱先生以其名份，在每一位赌家心里，都是公平、公正的。这一点使朱先生引以为豪，并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沙风镇的地位。

朱先生身着一件崭新的灰色长袍，显然，这是朱先生专为主持赌事，而特意换上的。朱先生迈着碎步，穿过闪在两边的人群，走上了古台。朱先生走上古台，检查了一番桌椅、赌具，然后，两手交叉，面北而立，神情庄重而严肃。

这时，曹二爷来了。曹二爷是在众家丁的簇拥下来到镇中的。就在曹二爷出现在古台前时，彩云楼的妓女们为主子的到来，发出一阵嗲声嗲气的骚动，惹得周围的人，向她们投去奇怪的目光。曹二爷走在中间，显得很冷静、很轻松，脸上似乎还适当地保持着一丝笑容。曹二爷一边走，一边抱拳，向周围的人打招呼，像平时走在街上一样，总不失涵养和风度，这一点给沙风镇人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曹二爷在太师椅里刚坐定，就听见镇北方向传来一阵嘈

杂的脚步，并伴随一股黄尘。人们的目光不由得向北望去。

在蹬起的漫天黄尘中，人们看到顺四爷来了，顺四爷是坐着八抬大轿来的。人们对这顶轿子并不陌生，因为以前它曾在沙风镇出现过无数次。顺四爷的轿子，在古台前停下了，管家富贵跑上前，揭开了轿帘，顺四爷一手提着袍角，一手端着古铜水烟壶，稳健地下了轿。

顺四爷目光刚毅、冷峻，向四周扫视了一番，然后脸上露出一丝怪笑，信步走上了古台，在长桌的另一端与曹二爷面向而坐。赌事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整个现场显得静悄悄的，没有一丝杂音，只有西漠荒原的秋风，在呜呜地低鸣着。

顺四爷和曹二爷抱拳，算是打过招呼，一切都是在无声中进行的。这时，朱伯儒朱先生撩起长袖，抓起赌具，分别向双方展示了一番，等双方点头，对此没有什么异意，他这才轻轻地放到长桌中间，然后，用干枯的手捋了捋稀疏的胡子，清了清嗓子，击掌为号。

“各位赌家。”朱先生沙哑的声音说，“苍天在上，日头做证，君子之赌，输赢天定，不许反悔。开——盘！”

朱先生话音刚落，便同时撤去盖在赌具上的绸布。看热闹人的心，像被朱先生提了一下似的，不约而同地冒到了嗓子眼，伸长了脖子，瞪大了眼睛。

扑哧！顺四爷划了根火柴，点上了烟。笑咪咪地望着对面的曹二爷，脸上一副轻松愉快的表情。

曹二爷也不含糊，他正襟危坐，脸不改色，心不跳，显得泰然自若，十分冷静，甚至他还望着顺四爷，极富有意味地笑了

第一章

笑，这一切都被在场的人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各位赌家，赌大还是赌小？”朱先生拖着长音唱道。

“朱先生，顺某向来赌大，这是规矩，你是知道的。”顺四爷说。

曹二爷笑了笑说：“顺天兄，赌场无情，你可要想清白了。”

顺四爷说：“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”

曹二爷一拍桌台说：“好，依你！”

“赌——大！”朱先生唱道。

唱毕，停顿了一会儿，朱先生两手向赌台两边示意，复又唱道：“各位赌家，请下注。”

曹二爷说：“顺天兄请。”

顺四爷说：“还是金元兄请吧。”

曹二爷说：“好，赌银元万两。”

顺四爷说：“不！”

曹二爷说：“赌黄金千两。”

顺四爷又说：“不！”

曹二爷摘下水晶眼镜，用一块方布擦了擦，笑着说：“今儿顺天兄无意要钱，你说要啥美实咱就要啥。”

顺四爷鼻子里喷了一股青烟，也笑着说：“得是哩？就这么说，再说金钱财宝、良田房屋算个啥？要要咱就要高兴，得是哩！”

曹二爷说：“顺天兄你看咱要个啥？”

顺四爷又吐了口青烟说：“要你我最心疼的东西，你看咋样？”